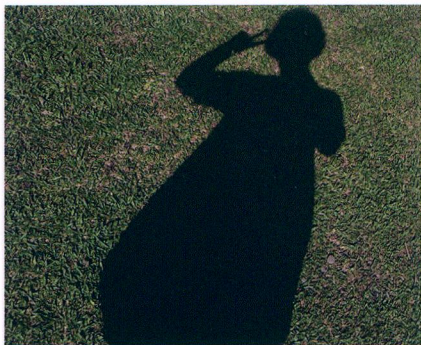




漩渦

黃碧燕◎著



黃碧燕

六年級後段生，屏東人。

曾獲國藝會文學創作補助，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各種文學獎……。喜歡寫字，喜歡拍照，喜歡透過書寫來記錄生活。我們眼前的世界很小卻也走不到彼端的盡頭，所以才需要一直寫下去。

貓
師
姐

「我要走了。」

「妳是誰？要去哪？」

「我就是妳。」

驚醒，龐大的客運車在屏東車站停駐，跟著旅客們從光復路的前站出口，往民族路循去，強烈的日光倏地從四面八方漫漫席捲而來……。

4xx 號……，民族路 500-1 號，站在三合院前，我拿出口袋裡被汗水沁溼捏皺無數次的泛黃紙張，再一次確認門牌號碼，低矮錯落鐵皮搭建的矮房子，屋頂破落好幾處，一些被風吹倒的盆栽不知何時又在旁邊冒出新芽。幾叢發黃，散發味道的毛豆葉擺放於門口，裸著上身的老人拿出啤酒坐在門口，一小口一小口啜飲。

這次是屏東。

是有點悶熱啊，才五月而已。拿出手帕拭去額頭汗水，後背包下的衣服已溼濡整片，從火車站走了快四十分鐘才找到這座隱身在巷內的三合院。不停地，一直有人擦肩而過，全都是要找尋 500-1 號，人潮不間斷出入其間，機車汽車腳踏車，人聲鼎沸劃破靜寂的鄉間小道。

推開三合院鐵門，一股拈香燃燒的氣味襲來，深吸一口氣，多熟悉的味道。三合院門口

已聚集一些人群，搭輪椅的、精神不好的、不發一語的，甚至是躺在擔架上的，一些字句在沉默裡悄悄交談。站在極窄的玄關前，暗紅色鐵製板凳左右擺放整齊，一路從玄關延伸至門口，更不遠的小花園，種了一些芙蓉、榕樹等的驅邪植物，幾張缺腳矮斜淘汰的舊椅子，已浮出沉沉鏽斑。

踏進去的瞬間，彷彿會進入一座未明空間。

往前走，看見一名男人穿金黃色背心、白褲子與黑色功夫鞋，留著灰白落腮鬍，極少的髮量往後紮成小馬尾，端坐門口，依序拿著號碼牌叫號，二十號、二十五號、三十號……，人潮快速跳躍。從成堆人潮穿越，肩與肩之間起了細細瑣瑣的小小移動聲，看見三合院前廳那間小且煙霧瀰漫的屋內，彷彿是拍攝電影的巨大現場。每個人都是演員，而導演是那女人，正與一名坐在輪椅的老人對話，氣若游絲的老人只能點頭或是搖頭。

彼端靜默，另一端家屬聒啦啦地吐出好長好長的字句：「我爸說常常看到天花板有洞已經很久了看醫生也沒用每晚都說那個洞會把他吃掉我們平常也要上班實在沒辦法一直在身邊顧他是有給他請一個外勞啦但是外勞也是只能照顧日常生活起居看病還不是要我們這些孩子帶出門。」

唉……

「他的生辰八字我看看……，伊這是前世的業障，冤親債主已經手拿黑令旗追上門……，麻煩了……」說話的女人將一頭白髮盤成包頭，身穿金黃色兩件式道袍，腳踩白色繡花鞋，手拈大把清香，搖頭晃腦地閉著眼睛沉思，時間在此刻暫停，過了半餉才對著老人與家屬說：

「這幾週能不出門就別出去，最好不要往北方走，平常要多布施、多行善，可以消災解厄。」

家屬們面無表情地點點頭又相互交頭接耳：「早就叫妳不要讓安妮帶他去中山公園就是不聽現在妳看沖到煞爸爸一些事情都還沒講清楚現在這樣癱在床上看怎麼辦？」

清香燃燒成一句句低聲嘆息掉落老人耳內，形成回音。女人手中的清香此刻燃燒成三長兩短姿態，畫面矗立在家屬與老人面前，彷彿預告儀式即將進行至最高潮。

「這些符咒回去化掉，加在水裡在屋內灑淨洗身，最近千萬不要往北方走，切記。」女人面無表情地，口裡喃喃自語，右手快速地拿筆在黃紙符上畫下一些無法理解的符號，喚：「阿福，帶他們去門口撒鹽驅煞，香要燒七十二枝。」

男人快步向前，拿起一大把清香引領他們走至室外庭院，燃香唸咒將大把的粗鹽撒向老人，喝斥：退。白色鹽花飄散在黑夜天際，形成一種細碎的美。另一群人魚貫進入斗室內，一場人生難題與心結在此刻似乎變成一種可以言喻的美好，可以毫無顧忌地說給陌生人聽。

環顧室內，佛桌上是女人虔誠侍奉的主神，兩側是被薰黑呈暗紅色的神明燈，泛黃散發著灰色霧氣的牆壁斑駁，排列幾張木椅，一些人或坐或立或是抱頭沉思，整個空間安靜詭異。

夜晚十一點整，應該要收工了。偌大斗室瞬間靜寂，月光由門縫鑽進來，灑在灰色水泥地上，女人疲累坐在木椅上，我看著她。眼神交會時閃過一絲詫異，她略微睜開疲累的眼睛，問我：「妳幹嘛突然跑回來，不用上班嗎？」她一邊將香爐裡的香抽出，灰燼掉落至光亮桌面上，彎腰從神桌旁抽出條灰黑色抹布，眼神又向我飄過來：「回來幹嘛不叫我去載妳？在臺北都怎麼吃的，可以瘦成這樣。」

「妳有空嗎？」

「妳跟我說，我自然就有時間。」

「信徒這麼多，賺錢都來不及了，哪裡還有時間管我。」

女人的臉看不出任何帶有情緒的表情，用一種可以看透內心的眼神直盯著我，回答我：「反正這次妳也離不開這裡了。」她這麼說，口氣平穩到完全找不出任何破綻。

角落風扇喀啦啦轉動，熱風揚起混合散去的拈香灰燼，在空間裡四處竄走，放下背包逕自走到廚房，看見桌上擺放幾盤未食完的剩菜，一鍋蘿蔔排骨湯，一盤蛋炒飯。

酸味與熱氣融為一體，在小空間裡發酵。女人跟著我走進廚房，坐到我身旁，一股薰香味

襲了過來，她又說：「都是中午吃剩的，兩個人隨便煮一餐就吃了，最近屏東實在好熱。」女人從容地對我交代著她的行蹤，然後像打量什麼似的，過了好一會才緩緩朝我吐出一句話：「妳沒有話要跟我說嗎？」

「今天晚上人那麼多，應該賺不少喔。」打開隆隆運轉的小冰箱，裡面塞滿瓶瓶罐罐、隔餐食物、一些青菜、肉類罐頭，拿出一瓶烏梅汁，打開瓶蓋狠狠灌上半瓶，一股酸甜的氣味往喉間流竄至腹肚，我說：「不回臺北了。」

「為什麼？」

「哪有為什麼，就是這樣。」一口飲盡烏梅汁，冰冰涼涼的感覺在腹肚內發酵，喉間有股甜膩味道滋長，我看著女人那張已長出年歲皺褶的臉，原來歲月這麼容易被看見。

「分手了。」

「幾年前就幫妳算到，當時妳就不聽我的話，都是命啦，唉……」從嘴裡狠狠噴出這些話，快速將盤裡青菜完食，另一盤咬了幾口的魚肉，原封不動躺在桌上訕笑我。頭也不抬地，我幫忙將碗筷放到桌面，發出清脆碰撞聲，跟女人說：「這麼會算，可以算一下我們何時會發財嗎？仙姑。」

「妳喔……，懶得跟妳說了。」女人最後嘆了口氣，她總是能輕易結束話題，沉默又流竄

其間。

「前面都已經收完了，我們回家吧！」門口穿黃背心的男人，不知何時已在廚房門邊站了好一陣子後，才又說：「一起回家。」

那話像是對著我說的，又像是對著女人說，分散在屋內的三個人，形成一座難解的三角座標，來自不同的頻率方位，歸來與回去之間，其實也搞不清楚究竟哪邊才是我的家？我、我們，或是我與他們……？拾起背包，跟著他們走到院子，夜裡涼風徐徐，幾隻野狗在遠處吠叫，他們都已走遠，汽車引擎聲隆隆作響，回頭看了一眼，木製匾額直立在入口處，被時間熏成一片難解的深褐色，木板上刻著幾個紅色斑駁大字：王師姐問卦解煞。

那是我媽，她的信眾都尊稱她為：貓師姐。

一開始，我媽並不是想當靈媒，也不想設什麼神壇或是宮廟，讓成堆陌生人在生活裡恣意進出，她只是在一名自稱靈體轉世名叫吳師兄的神壇裡工作，除了微薄可供養自己的薪水之外，偶爾也會有信徒硬塞的紅包可以拿。吳師兄壇裡每晚開放問卦辦事時，我媽會穿上印有龍虎壇三個字的黃色背心，引導這些信眾至適切位置、淨身解煞、發放預約號碼牌、解信眾求籤，或是代替觀靈者下地府尋找親人、代觀信徒元辰宮。

「今天下地府很好玩嗎？有沒有看到牛頭馬面，有見到了，記得幫我打聲招呼唷！」將背

包丟到客廳木椅上，一股腦躺下，風扇涼風將我的上衣吹起，形成鼓鼓氣球樣。我媽坐在另外一頭，腳蹺在桌上，嘴裡叨菸地咒罵我：「好玩個屁，不要亂說話。妳啊，難道就不能像個正常女生一樣嗎？坐沒坐相，把頭髮剪成這麼短，能看嗎？人家還以為我生了一個兒子。」

嘮叨著，她飛快地又從桌上的菜籃裡挑出一些泛黃菜葉，剝去老葉摘頭去尾，頭也不回地丟到另一個瀝水籃，繼續說：「晚上我要去吳師兄那裡，妳不要再給我跑出去鬼混，到底有沒有聽到？叫妳畢業後在南部找一份正常工作，妳偏偏想跑去臺北，聽說臺北的東西都很貴咧。」

「妳又要去幫吳師兄騙人喔。」我吓的一聲將嘴裡的口香糖吐到垃圾桶，忽然想起吳師兄的模樣：前額髮線已禿至尷尬點，稀疏毛髮硬紮成一束小馬尾，留有兩撇鬍子，說話的時候老喜歡用右手摸摸他臉上那顆黑痣，經常穿著黑色西裝褲跟皮鞋，腰間時時刻刻都掛著他那臺進口名車的鑰匙，跟黑色巨型手機。

總是眯著眼睛看人的吳師兄，心裡老像盤算什麼似的，沒有人可以猜透他那複雜的心思，吳師兄經常說他什麼都沒有，就是錢多多。他所開設的神壇只要有開放辦事問卦的那幾天，永遠都是門庭若市，彷彿全世界的人都同時罹患需要被解開的心結，而吳師兄就是解結的人，他常說：「現代人喔，心都生病了，所以這裡……」他伸出溫熱的手，將我的手拉往他的胸口按下：「……，才需要來讓神明救贖，妳可以感受到我的誠心嗎？」

一股古龍水味道嫌惡散開來，自稱是神明靈體來附身的他，出生即帶有天命，奉神佛之命每晚起乩降駕解煞算命驅魔，經常口含米酒手拿香，腳踩馬步，吓的一聲將酒精往香上散去，冒出熊熊火焰。

火花轟得一聲綻放又消失，信徒跪地痛哭，感恩吳師兄救了他們的生命。

我媽有時候也會要我跟著去當志工：「多多累積福報，這世道啊，手拿黑令旗的冤親債主，很快就要找上門了……」我媽神色異常嚴肅地跟我交代，好像下一秒，她嘴裡的冤親債主真的要現身索命了，她又說：「來神壇幫忙，可以積陰德修福報，以後老天要收我們的時候，才不會到下面去永生輪迴六畜道。」

翻了無數白眼，我媽何時也學會吳師兄那套怪力亂神的理論了，她說每次來神壇看見吳師兄降駕為信徒解卦，就好像在看電影一樣，充滿奇異的感覺。更重要的常來宮廟是可以積陰德、累積福氣以後找個好對象享福，這些話如自動播放的 MP3，不停在耳邊重複。

吳師兄的神壇在高雄與屏東的交會處，隱蔽在大片甘蔗園盡頭後，得再拐過好幾個彎，途經幾處資源回收場，野狗瘋狂吠叫的農田小道後，才在水稻田邊陲找到隱身於農舍內的神壇。導航無法進入的地方，吳師兄說這是他身上所擁有的強大磁場所影響的，但這些需要被救贖的信徒，卻總是有辦法找上門來。

這些信徒也會非常有禮地喚我媽一聲：貓師姐。我媽通常略帶含羞的微笑，輕聲地回答：「替神明服務不用求回報，我們人生在世就是要來還債的。」信徒們點頭稱是，又跟我媽說：「師姐真有福氣，連女兒都一起來當志工，以後一定會有福報。」

我媽看了我一眼，然後說：「只要她能有個好歸宿，就是老天在幫助我了。」

也不知道為什麼，只要我媽來到神壇就彷彿變成另外一個人，一個我不認識的貓師姐。如果真的有福報，那我媽的福報也來得太慢，她到目前為止的人生只有一個字可以形容：慘。已經接近五十歲的她居無定所，一座城市搬過另一處小鎮，好不容易落腳在屏東尋得棲身之所。那之前她過著有一餐沒一餐的生活，嫁給我爸之後每天照三餐被毒打，好不容易帶著我逃離，又發現背了幾百萬債務，人生從來沒有見過陽光的一天。

願以此功德，普及於一切。我等與眾生，皆共成佛道。

誦經聲悄然停止。吳師兄解下黃色道袍，眯著眼走到櫃檯內望向我，端起手中的透明茶杯，小口啜茶，他看著我說：「小禎，才幾個月不見，變婷婷玉立了喔，要經常跟妳媽來我這裡走走嘛，接近神佛可以累積好的磁場跟福報唷，以後才能嫁一個疼妳的老公。」

幹，去你的老公，我在心裡咒罵他。

我老是覺得吳師兄說話時其實就是在對人下蠱，否則這些信徒怎麼肯幾十萬的甚至上百萬的不停捐獻，只為求得一張連符號都不明的黃色廢紙，「回家記得化掉，跟符水一起喝下去，那些冤親債主就暫時不會找上門，記得多布施，人才有福報。喔，要奉獻香油錢在左邊櫃檯，找貓師姐就可以了。」說話時，吳師兄暗紅色略皺的上下唇在咬合之間形成一座黑洞，散發著魔力吸引信徒們往前一躍，掉進無底世界。

我媽在吳師兄的神壇待久了，我開始覺得她也好像著魔，經常與吳師兄出雙入對，毫不避諱地。「如果是吳師兄來當我繼父，我不要喔。」我斜睨著她，只見我媽伸出手捻掉菸蒂，罵我：「死孩子，我也是會挑的。」

有天她忽然說，前幾晚連續夢到觀音菩薩來入夢，說她體內帶天命，應該要替眾生服務。「況且……，妳看吳師兄光幫那些信徒解煞，一個人八百元，一個晚上若是有五十個人，那不就……」我媽屈著手指計算，數字在她眼前不過是無法相乘加減的獨立個體，她看了我一眼，又問：「誒，到底一個晚上可以賺多少？」

我跟她說：「八百乘以五十等於四萬元。」忽然像開竅了一樣，她略帶興奮，滔滔不絕接下去說道：「對誒，妳看看一個晚上就賺那麼多，我要在店裡喝多少酒，才能賺到四萬咧！」

說話的時候，我媽手拿黃色上衣與白色長褲，梳起包頭就像從電視劇裡走出來的仙姑模樣，說她若是穿這些衣服應該也像辦事的仙姑：「看起來很專業吧！反正那些人不管吳師兄說什麼都會相信。」我媽眉飛色舞地說，才不過一秒，又瞬間崩解成夜夜坐檯陪酒的小姐：「妳都不知道錢有多難賺，昨晚那個男客人一直盧小小地要摸我親我，不給摸就發酒瘋要翻桌又摔瓶子，最後連酒錢也沒付就跑走，幹，老闆娘還扣我薪水，真天壽，就不要讓我在路上遇到他，不然我就叫阿明乎伊死！」

喔，阿明是我媽新交的男友，她有時候也會跟男人在一起，「因為有需要。」她總是這麼回答我，我想他們既不偷偷摸摸也不明目張膽，好似那是天經地義應該要發生的事情，大概是因為寂寞吧。為了活下去，我媽做過很多工作，就像之前她跑到九如應徵坐檯小姐，工作已維持一年多，反正跟吳師兄壇裡的工作沒有衝突呀，就陪陪客人、喝酒唱歌，很輕鬆……。我媽經常在凌晨回家，搖搖晃晃地開門走到客廳，又踉蹌地衝到廁所趴在馬桶上嘔吐。花掉的濃妝、凌亂散落的長髮，那股混合酒味的廉價香水味，朝我急遽撞擊而來的矛盾生活。

「只有喝醉的時候，才能真正忘記自己現在是什麼樣子。」幾次，我媽喝得醉醺醺搭計程車回家，邊哭邊狂吼說她覺得人生好苦，但是只要到吳師兄的神壇，一切好像就不那麼苦了。或許我們都是離不開最底層的那隻鬼，苦到最盡頭的時候，就不那麼苦了。就像這些跨進

神壇裡的眾生，人生無一不苦，每個人都是最佳劇本師，例如坐在吳師兄眼前的胖女孩。黑色緊身褲、寬鬆T恤，臉頰脫皮泛黃布滿痘痘，瀏海將她的臉蓋去大半，露出一隻黑色眼鏡膠框下的小眼睛，殷殷盼著答案。正襟危坐在吳師兄面前，詢問：「師兄，請問師姐剛剛有觀到我的元辰宮有金銀財寶富貴嗎？」

「別急，師姐剛幫妳代觀元辰宮，說妳財富是有很多，不過……，唉，可惜啊！但她看見妳的元辰宮壁面都已脫落，廚房米缸破洞，所以妳才無法守財跟聚財。命格裡是有嫁給有錢人家當老闆娘的好命，但目前機緣不對，建議妳可以先做一些錢財施捨的陰德，修砌妳的元辰宮，再去布施行善的功德，應該會漸入佳境。」

說話的時候，吳師兄捻著他嘴邊的鬍鬚，整個人陷在木椅，蹣著腳若有所思地，等待著女孩拋出水球發問。有次吳師兄忽然跟我說，其實跟信徒說話，做水球的技巧也要很好，才能誘發信徒內心最深層的恐懼，就是那種掉進水裡被掐住脖子無法呼吸的感覺。「而我就是那根被抓住的浮木。」吳師兄捻著他的鬍鬚，笑了。那一瞬間，我真的要以為吳師兄是研修過心理學的大教授，但他不是，他就只是吳師兄而已。

女孩欲言又止，薰香裊裊地在她身旁瀰漫，她說：「但是我工作就很不順利，覺得很煩……，做什麼事都像被卡住的感覺，請問師兄可以給我一點建議方向嗎？還有下個月要去

開刀，請指引我往哪個方向的醫院去開刀比較好。」吐出一波波長長苦水，猶如洩堤的洪水朝吳師兄漫過來，像是抓到海中漂流的浮木。他滿意地摸摸自己臉上那顆黑痣，跟女孩說：「我們這裡有光明燈，師兄幫妳選一個好位置點燈，不用過幾個月，妳的運氣自然就會順利，靈氣一旦順了，好運跟姻緣很快就來找妳。」

一盞光明燈售價五千元，那晚吳師兄總共點了十盞燈，只不消幾十分鐘，然後從BMW又換到了Lexus，弄得我媽也心癢癢的。吳師兄待人潮散去之後，從他的小眼睛吐出一些得意的光芒，交給我媽一疊薄薄的紅包，摸著他的鬍鬚，忽然說：「剛那個女的，這麼胖也不先減肥，怎麼嫁得出去？」

吳師兄目前並沒有婚姻，更正確地來說他結婚又離婚。「唯有這樣才能捨身，全心全意為神明奉獻。」他摸摸自己臉上的黑痣，頗有興味地看著我，又吐出這句話：「如果是像小禎這麼漂亮的人來當我老婆，不囉嗦不廢話，我一定馬上八人大轎娶回家。」

幹你娘，我在心底咒罵，回應他：「可是我不喜歡沒頭髮的男人喔！」

畫面瞬間定格，吳師兄摸著黑痣的那隻手像在笑著他似的，抖抖抖呀，他咯咯乾笑兩聲，回應我：「小禎越來越會開玩笑囉。」

我媽拍了我的肩膀，又輕聲賠不是：「小禎就是不太會說話，過幾天就要去北部工作了。」

她轉頭似笑非笑地，又罵我：「妳喔，真是不會說話……，快跟吳師兄說對不起。」

夏夜偶有涼風掠過，南島的夜晚來得特別慢，我騎著機車在吳師兄的神壇旁，等著我媽下班。「要買消夜嗎？」我媽將袋子放到機車前座，一屁股坐上來，回答：「買幾樣小菜就好，天熱吃不下。」

「媽，剛妳真的有下去觀到那女生的元辰宮喔？」我問，只見她神祕兮兮地戴上安全帽，催促我趕快發動機車，隆隆聲響一路離開吳師兄的神壇，過了一會才回答我：

「我什麼都沒看到。」「那妳是在騙人嗎？剛不是說有觀到她的元辰宮。」「妳在門口都有聽到喔？唉唷……，妳也知道就算是吳師兄下去代觀不是每次都能成功……，所以他有教我一些……，嗯，技術。」她也學起吳師兄的神態，忽然眯起眼詭異地笑了。

「妳笑什麼？」我問。

「法律有規定不能笑嗎？」

「妳好奇怪，到底在笑什麼。」

「妳才有病咧。」

「都是一群不正常的大人。」

「妳才不正常咧，看妳頭髮剪這麼短，沒G G怎麼當男的。」我媽朝我重重捶了幾下，機

車往右歪斜又導正，見我沒有回應，又乘勝追擊：「別以為我不知道妳在想什麼，人吶，要跟誰在一起都是天注定的，沒有人可以改變老天所安排的事情。」她意有所指地暗示，那些字句卻像是巨大岩石往我胸口不停撞擊，機車左晃右搖地蛇行在回家的路上，我最後跟她說：

「我不要當像我爸那樣子的男人。」

我媽常說我怎麼越來越不正常，但如果我變正常，那這世界應該就會是瘋狂失序了。高中畢業搬到臺北之後，與我媽的聯繫幾乎只剩下郵局現金袋與電話維持聯繫，她總是打電話給我交代最近的行蹤，例如換了什麼工作又在哪間酒店陪酒，或是在吳師兄神壇裡又有什麼有趣的事情……，有時她在嘉義，有時又在臺南……，最近的一次是說她搬到了屏東，一個炎熱的世界，並且還脫離了吳師兄，開設了一間神壇。

然後我媽就開始她的另外一道人生風景。

「只要能安安靜靜待在自己的世界，替眾生服務解決問題，那就好了。」我媽這麼說。那就好。

君君有時也會這麼跟我說，她是道地城市人，對於我描繪過的南部鄉鎮總是露出不可置信的神情，豔陽、夏風，甚至是一整片望不到盡頭的稻田……，她經常摸著我的手，說：「這麼白皙的手，怎麼可能是從南部上來的，聽說……」偎了過來，NO.5香水味越過她進入我的鼻

尖：「聽說南部的太陽會殺人呢！」她咯咯地笑了。

君君笑起來的樣子，真是好看。但是我並不能永遠留住她這麼好看的样子，又令我感到悲傷，就像暫時躲過黑令旗追殺的這些眾生，走到生命盡頭時，該歸還給前世的，卻一樣都躲不過。

我媽常說，這些前世今生都是一種輪迴，沒有人可以倖免，只是時間長短而已。她還沒開始設神壇為眾生服務之前，我們一直在搬家，從城市搬到鄉間，沒多久又從小鎮搬至另一座城市，有時候待在沿海地區或是偏遠山上，更多時候她甚至不想讓我上學，她總是說：「這樣妳才不用一直跟朋友道別。」

就像今天，一封郵局現金袋躺在小套房桌上，君君就坐在我眼前，我問她：「怎麼來了？」「嗯，下班就直接過來，看見門口有妳的信，就順便幫妳收了拿進來。這妳的套房鑰匙……」她將手裡的鑰匙放到床邊，又說：「都還給妳囉。」

電話鈴聲響起，那頭傳來我媽的聲音，她說話簡潔有力從不拖泥帶水：「小禎，我搬家了，地址是……」話沒說完，電話那頭傳來吵雜的聲音，我媽匆匆掛上電話。她經常寫信給我，白色條紋信紙總是充滿菸味，永遠都歪歪斜斜像鬼畫符一樣的字體，然後是她的住址，還有一筆錢。

那時候的我正在臺北套房裡，看著君君跟我說：對不起。

彼時的君君紮著馬尾與黑色連身洋裝，跟我說：「對不起，我還是比較喜歡男生，妳……」說話的時候，君君擦上粉紅色唇蜜的嘴巴，豐盈而充滿光澤：「妳很好，一切都不是妳的錯。」最後她這麼說，然後提著行李箱頭也不回地關上小套房的門，沒多久君君就結婚生子將自己移往另一個正常的世界。

多可怖的人。我忽然想起我媽曾說過的，這世界最可怕的不是鬼，也不是神，而是人。小學時，我爸喝醉酒將她的肋骨打斷好幾根，在醫院躺了好幾個星期，我媽就跟我說以後若是生下輩子，她絕對不要當人。人也好，神也好甚至是鬼魂，這世界有純粹的愛情嗎？如同這些每晚等待我媽為他們打開心結的眾生，如果可以，身為人的時候可以拿掉關於戀愛那部分嗎？

「貓師姐，妳可以救我嗎？我感到好痛苦。」薰香一縷縷往天花板擴散，恍恍惚惚之間，我忽然看見那名說話的人，是我自己。

那時候的我，好像跟著這些虛無縹緲的煙氣，慢慢被消磨殆盡。

有天，某個夜晚，更正確地來說，我自己也記不清楚究竟是哪天發生的事情了。吳師兄忽然從背後抱住我，廉價古龍水味道包裹著急促不安的呼吸聲，我奮力掙脫，甩了他一巴掌，就像電視連續劇那樣的，吳師兄冷笑，說：「反正妳媽也是在陪男人的，有差嗎？」

不知道是汗還是淚，汨汨從額頭順著我的眼睛慢慢滑落，就像一面反射鏡似的，鏡子裡的我與我媽的臉，幾乎要重疊了。匡啷一聲，我媽卻拿著吳師兄壇裡的法器，衝到我與他中間就劈了下去，法器掉落地面發出劇烈聲響，我媽大吼：「連小禎你也敢碰，是不是不想活了！」一條紅色小河流，在吳師兄臉上冒出來，沿著額頭臉部脖子一路往腳底，屋內緩緩被血流包圍，我問：「到底我是誰？」

「那妳又是誰？」不知道是誰這麼回答我，搖搖頭，我看見自己體內某些器官被錯置了，無法明說的字句被吞吐成陰鬱神情，「妳並不是妳。」另一道聲音從體內響起，可怖的預言劃破我的軀體。

驚醒，原來那是一場夢。

有時，我也會重複做夢，夢裡軀體上的臉，換成了我媽那張蒼老不堪的臉孔。瞬間，那張臉又轉成君君燦笑的臉，塗著粉紅色唇蜜的嘴唇，問我：「妳是誰？」並無法確切地回應這個問題，伸出手想要抓住她時，卻看見我媽的臉，她也經常說自己做夢，夢裡的我自高處墜落，粉身碎骨之際軀塊被重組成另一個陌生的女兒。

亮亮說，那一切都是我的潛意識在作祟。她經常問我愛不愛她，「當然愛啊！」我說，但是亮亮說我在說謊，她噘著嘴別過頭，細肩帶背心下的肩膀是健康古銅顏色，露出半截穿了環

的腹肚。她正拿出塔羅牌，攤在床鋪上，表情凝重地跟我說：「抽一張牌，解妳的夢。」伸出手，隨意翻了一張牌，又躺回床沿，亮亮接過那張牌沉思了好一會，又說：「妳還在想她。」

「誰？」「還有誰？」「到底在說誰？」「君君。」「我沒有。」

「妳明明就有。」將塔羅牌撒滿一地，亮亮站起身，指著我罵：「人就是愛犯賤。」

我們……，就是我跟亮亮已經在一起了幾個月，亮亮什麼都好，但就是跟君君是完全相反性格的女孩。她甩了我一巴掌，抽掉我手上的菸，那是我第一次有想逃離的念頭。亮亮身材略矮但體態均勻，皮膚曬成古銅色的亮澤，嘴唇小巧甜甜的，經常像隻小貓跟在我身旁。我喜歡亮亮，但不是非常喜歡的那種，她喜歡算塔羅牌，但我不喜歡；就像我媽喜歡演算著我的人生，我也不喜歡。

是這樣的，我媽也開了一間問卦辦事的神壇，從拜請玉皇大帝擲杯請求應允，設天臺等神明降駕，一等就是好幾個月。她在南部一座熱極的城市，而我在冷冷北部找了一間超商打工，每天上下班蝸居在小小立方的套房裡，我媽經常打電話給我，問我：

「要回家嗎？」「嗯，過陣子再說。」「我又搬家了，記得抄下住址才能找到我。」「還在當師姐救眾生嗎？」我問，電話那頭沉默了一會，才回答我：

「只有還完這些前世的債，才能救得了妳。」

「我才不需要被救贖。」我說。

我媽的神壇一直在搬遷，有時是鄰居抗議神壇燃燒過多紙錢，有礙身體健康；或是夜晚一直有信徒出入，嚴重影響居民的作息，我媽經常梳著包頭，不發一語地又開始搬家，「一個人怎麼搬家？」我好奇地拋出這個問題，電話那頭沉默了好一會，才說：「現在，有人跟我一起。」

解救眾生脫離魔道的我媽，身體也需要被慰藉。

最後是在屏東民族路的500-1號，一間有著二合院的紅色瓦房，隱身在一成排高矮錯落的鐵皮屋後方。我媽說這次再也不搬了，神明降駕指示的地點，絕對不會錯。她跟我說：只要下火車沿著光復路一直走，經過和平陸橋下去，再右轉直走，然後看到紅綠燈停下，那一整條路就是民族路了。「啊，對了，陸橋現在已經拆掉了，鐵路高架化的工程已經進行很久，屏東到處都在施工，妳如果回家記得叫我去載妳。還有，前幾天神明有降駕，說妳……，唉！」她一股腦地說完，沒等我回答，連再見也不說就匆忙掛上電話。

自從我媽在500-1號落腳之後，信徒就像會增生般，一個接一個全往她這邊聚攏，毫無理由地。我媽為信徒服務的範圍非常廣闊，帶著信徒觀落陰找尋陰間親人，有時又代觀元辰宮，或是牽亡魂上陽間，收驚問卦解煞。我媽被塑造成了法力高強的師姐，她經常在生與死之間擺

盪，陰陽兩隔的世界對於她來說，不過就是幾炷香燃燒過後的時間。

說也奇怪，吳師兄的神壇業績卻一落千丈，他經常跟信徒們放話，說我媽偷學了他的技術，「真是不要臉。」他經常這樣咒罵我媽，對著空無一人的神壇發牢騷，況且他始終覺得自己才是開山老祖，我媽那些皮毛哪能解決什麼問題，最後還不是要回來找他才行。

我媽說有次在街上遇見了吳師兄，遠遠的，他那雙銳利的小眼睛就朝我媽噴射而來，原本稀疏頭髮已變成油亮大光頭，身上還是那股令人無法呼吸的古龍水味與髮油的氣味，比高屏橋下整日侵襲的豬屎味更可怕。

吳師兄挑釁地說：「唷，原來是偷學人家技術的神棍呀，什麼貓師姐，我看是假貓吧！」一根根尖銳無比的刺由他嘴裡噴射出來，他又接著數落了一頓：「幹嘛不說話？時間還很長，到時候再看誰能撐比較久，呿。」

「然後呢？」我問我媽，她在電話那頭笑了笑，說：「然後吳師兄他的進口房車就被拖吊車拖走了。」

「活該！」我小小地咒罵一聲，卻聽見我媽數落我：「不可以這樣笑別人，神明說我們都要心存善念才能有好福報。」

翻了白眼，我跟我媽說：「那妳積了這麼久的福報，好像也沒過得比較好。」我媽靜默了

一會，又說：「我看妳也回來屏東幫我吧。」

五月屏東，熱氣逼人。

此刻，我站在我媽的神壇裡，看著小小斗室擠滿亟需被救贖的人群，男女老少夫妻親人或未婚的男女，各有所求地在自己的世界裡，解讀困住自己的一切。

小禎。

誰？站在院子裡的角落叫喚著我，循著聲音找過去，卻什麼都沒有看見。最近……，老是感覺有雙眼睛盯著我，直炯炯的眼神，彷彿是為了什麼而來。那眼神……，以前似乎有看過，清澈明亮卻堅定異常。

貓師姐。

這是一句清脆乾淨的女聲，在吵雜的空間裡輕易可被辨認。一名年輕女孩白皙皮膚繫著馬尾，赤腳踩在黃色符紙上，身體不停搖晃，像是前往漫漫卻不得不前行的遙遠路途，水泥地上不停踩踏的雙腳不時停頓，伸出手，女孩說：「師姐，我覺得很害怕，可以救救我嗎？」

我媽手持搖鈴毫不停歇，持咒聲持續加快速度在她耳邊唸著，再走。再走過這條路，就能擺脫那些鬼怪了。

「我沒辦法。」說完，女孩瞬間睜開眼，胸口劇烈起伏，一張毫無血色的臉孔透著驚恐。

「妳今天狀況不對，再觀下去對身體有害，下次再來吧。」拭去額頭汗水，我媽轉身拍了她幾下。與她前來的女人站在櫃檯前，正在跟阿福預約下一次的觀靈，女孩起身穿好涼鞋，走出屋外。

阿福跟那女人說：「下個月有開壇辦事的日期在這邊，妳看要預約哪一天，盡量幫妳排早一些可以早點做完。」

女孩站在院子前那整排的芙蓉前，靜夜美好，與她的白皙形成一幅靜默的畫，她悠悠的說：「妳覺得這世界有鬼嗎？」

「嗯。」

「妳真的相信這世界有鬼？」

「嗯。」

「真的嗎？我說了，但都沒有人要相信。」

「如果妳每天都在神壇待一整天，久了，也會相信這世界有鬼，這裡……，一天到晚都是需要從魔道被救贖的人。」

噗哧笑出聲，女孩說：「妳還真誠實。」

「妳也是。」

我媽常說，人的身旁其實都跟了另外一個自己，沒有氣味沒有形體甚至連想法都沒有，只有當妳要往生那天才會看見自己。說話的時候，她幫自己倒了杯啤酒，雪白色泡沫在杯緣奔跑，小心翼翼地啜上一口，沁涼瞬間直通腦門：「啊，涼快，今天的信徒好像比之前還更多，好累。」

阿福站到我媽身後，伸出手在她的肩膀上揉捏，邊說：「幫神明做事不要喊累，先洗個澡休息一下就恢復了。」說話像是毫無脾氣反應的阿福，今年五十七歲，離婚沒有子女。不高不矮不胖不瘦的他，走起路來一跛一跛的，已經稀疏許多的白髮往後紮成一束小馬尾，在我媽的神壇裡總是穿著白T恤黑色功夫褲，像顆陀螺似地忙進忙出。

「明天二十四號，妳不是還要去醫院拿藥？」阿福坐到我身旁，忽然想起什麼，又叮嚀我媽：「記得去拿藥。」

我媽從椅子上跳起來，說：「對喔，你不說我都忘了還有這件事。」也許……，阿福是另一個我媽，一個她看不見的自己。

阿福知道我是誰，我也知道阿福是誰，我們就像是事先預知的兩條線，因為我媽而交會了。我們落腳的公寓，也就是阿福的小屋，坐落於市區邊緣大型賣場旁，一整排老公寓的最頂樓，推開窗戶向外望出去，高矮錯落的建築不規則分布，高架化的鐵路經常承載著旅客們奔

馳而過。

多奇妙的城市，像是進步著但卻又維持著舊有的緩慢步調前進。我媽的神壇直走右轉接和平路，經過西市場後到光復路交叉路口，待轉直行光復路，撥開運轉趕工的火車站改建工程後，在光復路與復興路交錯點稍等，沒幾公尺後就能看見屏東夜市的招牌，土魷魚羹正漾著香味招攬著客人。

斜對面買幾杯檸檬愛玉，面無表情的老闆動作熟練地舀入糖水與冰塊，如果還想再擠得更進去，就得避開重重的機車與人潮，兩旁一字排開的各間特色小吃，撞擊著我們的舌尖。

然後滿身大汗的，由四面八方的出口逃匿出來，享受美味。

在我媽神壇幫忙的第二個月，我似乎已經習慣這座城市的燠熱，這城市並不快速，反而是慢慢地、緩緩地將我們一步步推進來，例如：早上騎車到中央市場的李家吃清蒸肉圓，午餐出現在北區市場吃清蒸肉圓……，一如此刻，夜市鵝肉攤前，凌晨十二點，桌面散亂著啤酒瓶、幾盤鵝肉、清燙加了薑絲的米血，和著特製醬油膏……，我媽在灌了幾杯啤酒之後，她突然大吼：「每天只想要我去救他們，那、那到底誰來救我啊……？」

嘴裡嚷著還要再來一瓶，我跟她說：「妳不是說自己有帶天命，得幫神明服務，什麼話都是妳自己在說的。」幾天前，我媽又說起要我跟著她一起在神壇工作，只有這樣才擺脫生生世

世的糾纏，到底是要擺脫誰？我媽沒有明說，只是靜默了。

「反正聽我的就沒錯……，沒有人可以改變神的旨意。」

「那妳幫神做了這麼久的事，也沒變得比較好。不如也學吳師兄讓人家點光明燈，收驚祭改統一收費，很快就可以賺到一臺房車了。」我搖晃著玻璃杯，也幫自己倒了一杯啤酒，感覺夢裡的那雙眼睛又找上我了。環顧四周，除了三三兩兩的酒客與觀光客之外，歇業的店家緊鄰的小巷弄一片闐黑，一些微弱的貓叫聲偶爾傳進來。

那眼神……，令人感覺不安。

「我們是要為神明服務，怎麼可以賺這種錢？」

「不賺，哪來的生活費？」

「妳不懂啦……，被神明選上也不是我願意的，妳就只會看衰我，從以前就是這樣……，」我媽突然怒吼，沒一會又趴到桌面，肩膀抽搐著，說：「不然妳以為寄給妳的現金，都是天上掉下來的禮物嗎？沒有我在賺，哪來的錢讓妳花？」

熱汗滴落至額頭，我伸手拭去，另一端卻又開始滲滲流出。多悶熱的夜，並不想與她爭辯，想起逃離亮亮的那一天，也是這種沉沉悶熱的天氣，她穿著藍色睡衣還躺在條紋被單上，睡得好沉啊！我輕手躡腳地起身以不驚動她的方式，快速拿起背包與鑰匙，推開套房的大門，離開。

像隻輕巧的貓，預備要逃離令人窒息的夢。

「做這件事，妳感到快樂嗎？」

那是亮亮經常問我的一句話，她走不出關於君君的影子，也走不進我的心。亮亮經常說，如果愛情走到了盡頭，那她會選擇毀滅。究竟要毀滅什麼呢？我從沒問過亮亮。

就像我永遠都搞不清楚女人說話的時候，究竟是真實的還是虛構的？我媽經常說自己在騙人，但有時卻好似真能解決信徒們拋來的問題，能被帶入神壇的苦難經常是千奇百怪。千奇百怪的貪婪與人性，在小小神壇裡被演練著，例如：能讓家裡的長輩延壽先清醒嗎？因為還沒分財產，不能死；想要斬了老公那源源不斷的桃花開，卻是野火燒不盡；下地府去觀亡魂，只為了知道銀行金庫的密碼；或是老是覺得撞鬼的信徒們，來這裡，只為求一個心安。

貓師姐。微弱的聲音從背後小巷裡傳來，細細微微的，很快被過往的機車聲淹沒，我看著我媽瞬間清醒的神情，問她：「妳剛有聽到嗎？」我媽說她什麼都沒聽見，但那聲音非常明確地又再次傳來。

貓師姐。這次更清楚了，清脆又虛無縹緲的聲音，我媽快速喝完杯裡的啤酒，搖搖晃晃靠近小巷，往內探進去，過了一會才回頭說：「沒有人，妳剛聽錯了。」

「明明就有，妳都沒聽到嗎？剛剛有人在叫妳的名字，就從那邊傳過來的……」我指向背

後被闖黑淹沒的小巷，一隻黑貓忽然閃著銀白色瞳孔，從黑暗中跳出來，喵了一聲。

「奇怪，是我聽錯了嗎？」回神，發現我媽正看著我，她幫我倒了一杯啤酒，沿著杯緣的啤酒滿溢到桌面，背脊有股寒意竄上來，說也說不上來的某種奇異感，我問她：「吶，妳覺得人死後會去哪？」

「有積福德就往上報到，不然就是下去輪迴受苦，這麼簡單而已。」

「那些無法前進也後退不了的遊魂呢？要去哪？」

「我怎麼會知道。」

「師姐，妳不是很會幫人家解決問題嗎？」

「那是為眾生服務，妳以後就會懂。」我不懂。就像我不明白她既然跟阿福在一起，為什麼不結婚？

遠處響起了悶雷，閃電的銀白色光影，落在民族路旁的建築物邊緣，一股溼濡的味道由遠而近逐漸漫過來。

屏東的梅雨季終於要來了。

亮亮與君君都曾說過的一句話，那些終日無所依歸的靈魂，最終必然再死去一次。說話時，亮亮漾著她一雙閃靈靈的眼睛，勾住我的脖子，又說：「彩虹不管再怎麼耀眼，還是會有消失

的一天。」

是這樣的，完全沒錯。就像我媽在我小的時候，有天突然跟我說，她夢到我將來沒辦法結婚，「沒辦法是什麼意思？」我媽摸摸我的頭，沒有再說話。就像我問她，到底要替神明服務到哪一天，會有停止的時間點嗎？她也沒有回答我，只說緣分到了，就到了。

就快到了。

天清地靈，弟子奉命來請示，拜請王爺來降駕，速領天兵天將……。

我媽手拿清香赤腳踩在水泥地上，成排信徒坐在她身後，眼睛貼著帶路符綁上紅布，隨著我媽的命令開始進行觀靈儀式，搖鈴聲聲催促，得加快腳步才能跟上啊，往地府的小門已開放，前路黑煙漫漫。

我問阿福，這些人真的都能成功找到自己想找的人嗎？阿福搖搖頭，說：「要看緣分，有人來了好幾次，什麼都看不到。或是磁場太強的，也沒辦法順利。」阿福站起身，數了二十四枝清香，突然像想到什麼似的，回頭跟我說：

「對了，前幾天好像有人來找妳。」

「誰？」

「不知道，妳媽跟我說的，還要我不能告訴妳。」

那天……，我逃離亮亮的清晨，搖晃的客運車廂內響起電話鈴聲，電話裡的人說，她說她要走了，那聲音似曾相識卻又陌生。許久沒有開機的手機一開啟電源，好幾百通的未接來電，顯示時間都是離開臺北的那個清晨。可能是在公共電話打的，也許是在神祕異度空間傳來的，或者根本是手機故障了。

夜裡十二點，人潮散去。阿福整理著神桌上撒落的香灰，我媽坐在一旁的木椅上，若有所思地看著我，突然說：「她來了。」

誰？我反問她，那股被窺視的異樣感又升了上來，最近經常是這樣的，好像活在他人的監控之下，一股冷風從門口灌進來，我打了哆嗦，明明是夏季卻感覺異常陰冷。

「妳跟她的緣分已盡，不要再來了。」站起身，我媽忽然朝著門口大吼，手拿清香腳不停踱步，她閉上眼睛搖頭，又說：「快走！……」

那道風倏地飄進來又飛出去，像什麼事都沒有發生過，我媽將香交給阿福，轉身跟我說：「晚上待在這裡，哪都不要去。」

「為什麼？」

「在臺北的女朋友叫亮亮是嗎？」我媽將鮮花五果擺上神桌，頭也不回地這麼問我。亮亮……，已經過去式了，她執著又偏愛的固執，壓得她歷任的情人無法喘息，最後只能選擇逃離。我將另一批供物遞給我媽，回答她：

「已經分手了。」

沉默竄行。愛著亮亮的同時，我也愛著君君，這些年從不間斷地找尋，究竟我來自何方？能在哪邊歸屬，我究竟是誰？

薰香裊裊飄在神壇內，天花板被熏成重重灰褐色，鈴聲響徹整間屋子，我媽手持搖鈴的手從今晚就未曾停歇，今晚……，她得帶領一批信眾下地府找尋親人。

神祕且莊嚴的儀式，閉上眼睛什麼都不要去想，跟著搖鈴聲前進，遠方有道光引領著腳步緩緩前行……，絕對不要回頭窺看，只要跟著那道光持續地走，很快就能越過這片黑森林。一群人如陸上被困住的魚，踩踏著非常不自然的腳步，走吧，走向想要的那個地方。

煙霧漫漫，鬱鬱而行。

我坐在一旁，閉上眼睛沉沉呼吸，軀體彷彿也跟著他們一起前進，雙腳越過潺潺水流的小溪，踩過溼滑岩石，滿布青苔的水道……，眼前的景象又幻成另外一座森林，整個雪白一片，有道光在眼前跳躍。

白光自眼前劃過寧靜，睜開眼，亮亮就站在眼前。

「我要走了。」她說。

「妳要去哪？」

輕飄飄的，亮亮微微一笑，轉身後，那張蒼白的臉孔卻變成了君君。

「妳到底是誰？」

「我就是妳。」

「妳真的相信這世界有鬼？」

「嗯。」

「真的嗎？我說了，但都沒有人要相信。」

「如果妳每天都在神壇待一整天，久了，也會相信這世界有鬼，這裡……，一天到晚全都是需要從魔道被救贖的人。」

沒有任何一座城市有固定的風景，眼下的屏東是南方之城也是神異之境。當人們被困在痛苦與矛盾的生活，動彈不得，在夾縫中渴求出的解決之道，是透過宗教儀式解除自己的問題？或是衍生出更多的疑問？

ISBN 978-986-05-5067-2

00250



9 789860 550672



屏東縣政府

ISBN : 978-986-05-5067-2

GPN : 1010700103

定價：NT\$250